

讀東城老父傳

陳寅恪

太平廣記肆捌伍雜傳記類東城老父傳題陳鴻撰，然傳文中作者自稱其名凡四處，一曰：

元和中穎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

二曰：

宿鴻祖於齋舍。

三曰：

鴻祖問開元之理亂。

四曰：

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是此傳作者之名爲陳鴻祖，絕無疑義，而廣記題陳鴻者，殆由傳寫者習知長恨歌傳撰人卽大和時（新唐書伍玖子部小說類誤作貞元）主客郎中字大亮者陳鴻之姓名遂以致譌耳。全唐文卷陸壹貳收陳鴻文共三篇，而長恨歌傳館臣以其『言近猥瑣妄誕』故不見錄，其卷柒貳拾復別收陳鴻祖文，止一篇，卽此傳是也。近日學人有考證此傳者，亦襲舊誤，混陳鴻與陳鴻祖爲一人。（寅恪案，陳鴻爲貞元二十一年乙酉進士，見徐松登科記考壹伍。陳鴻大統紀序自言『貞元丁酉歲登太常第。』其丁酉乃乙酉之譌寫，非丁卯丁丑之誤文也。徐氏考訂甚精，茲不具述。）且云：

清修全唐文，錄鴻文三篇，而此二篇（指此傳及長恨歌傳）不收。

蓋偶爾失檢，未足爲病也。至鴻祖始末全唐文小傳僅言其爲穎川人，亦卽出於此傳『元和中穎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之語，然則其他無考，從可知矣。茲於傳文不欲多所論證，惟略詮釋其中二事如下：

傳文云：

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者，行鄰比鄰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幘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

寅恪案，老人意謂昔時兵少，而今日兵多，蓋平民衣白，而兵士衣皂故也。據舊唐書伍輿服志（參隋書壹貳禮樂志新唐書貳肆車服志）云：

（隋大業）六年復詔從駕涉造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武德初因隋舊制。

是唐初庶人衣白，士卒衣黃也。然通典壹陸玖刑典守正條載潘好禮纂徐有功事跡中丘神鼎案有

黑襖子卽是武夫之衣。

等語，其下文黑襖亦作皂襖或皂衣，是武則天時士卒已衣皂矣。唐會要柒貳軍雜錄云：

廣德二年三月禁王公百吏家及百姓著皂衫及壓耳帽子，異諸軍官健也。

開成元年正月勅：坊市百姓甚多著緋皂開後襖子，假託軍司，自今已後宜令禁斷。

斯又唐中葉後士卒衣皂之明證也。又唐語林柒補遺云：

唐末士人之衣尚黑，故有紫綠，有墨紫，迨兵起，士庶之衣俱皂，此其識也。

王讜此條所錄屬於唐末範圍，雖與東城老父之時代先後不同，然其以皂色爲兵起之識，固兵卒衣皂之一旁證也。

至唐玄宗末及憲宗初之兵額則據舊唐書壹肆憲宗紀上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條（參新唐書伍貳食貨志末及通鑑貳叁柒元和二年末條）云：

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然人比量天寶士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

又據舊唐書壹柒下文宗紀開成二年正月庚寅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所撰供軍圖略序（參舊唐書壹伍柒新唐書壹陸肆王彥威傳）曰：

至德乾元之後迄于貞元元和之際，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使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犄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約計中外兵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凡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又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奉一兵。

此李趙公王靖公所舉統計之數，可與老人之言參證者也。

傳文末結語云：

（老人）復言曰：上皇北臣穹廬，東臣雞林，南臣滇池，西臣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覲之禮容，臨照之恩澤，衣之錦絮，餉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首飾韓服之制不與向同，非物妖乎？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寅恪案，新唐書壹柒拾王鏐傳云：

德宗擢爲鴻臚少卿。先是天寶末西域朝貢酋長及安西北庭校吏歲集京師者數千人，隴右既陷，不得歸，皆仰稟鴻臚旅資，月四萬緡，凡四十年，名田養子孫如編民。至是鏐悉籍名王以下，無慮四千人，畜馬二千，奏皆停給。宰相李泌盡以隸左右神策軍，酋長署牙將，歲省五十萬緡。帝嘉其功，擢容管經略使。

通鑑貳叁貳貞元三年七月條云：

初河隴既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資，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居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迴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牙，餘悉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市人皆喜。

寅恪案，通鑑此條取自李繁鄴侯家傳，與新唐書王鐔傳所紀實爲一事，共出一源，不過歸美泌鐔二書各有不同而已。

又白氏長慶集肆新樂府西涼伎前段云：

西涼伎，假面胡人假師子，刻木爲頭絲作尾，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
萬里，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應似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
時，須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絕歸不得，泣向師子涕雙垂，涼州陷沒知不
知？師子迴頭向西望，哀吼一聲觀者悲，貞元邊將愛此曲，醉坐笑看看不
足，享賓犒士宴三軍，師子胡兒長在目。

寅恪案，當日西北胡人路絕思歸之悲苦形於伎樂，盛行一時既如此，則西北胡人留
滯不得歸者，其爲數之衆可以推知也。故貞元元和之時長安胡服之流行必與胡人僞
寓者之衆多有關，若白氏長慶集肆新樂府時世妝所云『斜紅不暈赭面狀』及『元和
妝梳君記取，髻椎面赭非華風』之赭面，則疑受吐蕃影響，（參考舊唐書壹玖陸上
新唐書貳壹陸上吐蕃傳唐會要玖柒吐蕃條，敦煌寫本于闐國記亦目吐蕃爲赤面國，
俱可證也。）而與西域胡人無關也。至老人所謂北胡，名義雖指迴紇言，實際則爲
西域胡人，蓋迴紇盛時中亞賈胡往往藉其名義，以牟利於中國，如舊唐書壹貳柒張
光晟傳（參通鑑貳陸建中元年八月條）云：

大曆末遷單于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密謂之曰：北蕃縱橫日久，
當思所禦之計。光晟既受命至鎮，威令甚行，建中元年迴紇突董梅祿領衆并
雜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囊頗多，潛令驛吏以長
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女也。

新唐書貳壹柒下回鶻傳云：

始回鶻至京師，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
據舊唐書張光晟傳，代宗謂迴紇爲北蕃，北蕃卽老人所謂北胡也。據新唐書回鶻
傳，回鶻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殖產甚厚，其所謂九姓胡，卽唐會要玖玖康國條
（新唐書貳貳壹下西域傳康國傳卽採用會要之文，而誤會其意，至改匈奴爲突厥，
甚可笑。讀者可比較兩書觀之，茲不備引。）所云

康國本康居之苗裔也。其王本姓溫氏，其人士著，役屬於突厥，先居祁連北

昭武城，爲匈奴所破，南依葱嶺，遂有其地，支庶強盛，分王鄰國，皆以昭武爲姓氏，不忘本也。

及新唐書貳貳壹下西域傳康國傳所云

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

之昭武九姓胡，其人本以善賈著稱，旣得依藉迴紇之蔭護，僑居長安，殖產業而長子孫，故於長安風俗服裝之漸染胡化，實大有關係也。

又傳文老人所言其他史事俱不甚難解，故僅取此二事略爲釋證之如此。